學案小識

卷九目錄

守道學案

學案小識卷九

守道學案

甯化陰先生

先生諱承方字靜夫敦行績學言動必謹有問學者先教以小學近思錄其續師說曰昌黎韓子作師說舉傳道受業解惑爲言然師以傳道爲本而傳道之師往往難之蓋道一而已業與惑各有大小之分惟受業解惑之大者乃所以傳道也今夫講授經書結撰文字業之小也窮理脩身型家善俗業之大也句讀不知文義不明惑之小也瞀情華膴馳心空妙惑之大也浸假有師

於此教其學者窮理則表裏精粗之必到脩身則肅乂
哲謀之咸周型家則親義序别之克全善俗則禮義廉
恥之悉協徇爵祿聲名之貶則崇道義以決其取舍陷
虛無寂滅之迷則本誠敬以峻其防閑惟虞廷之精一
執中孔門之博約求仁爲宗旨焉其大如是其小可知
也道豈有所不傳者乎然而斯師也非旦暮可遇或數
十百年而乃一出韓子之前顏曾思孟有閔卜言尚矣
而董管葛王亦庶幾焉韓子之後周程張朱尚矣而蔡
黃眞魏何王金許許賈劉吳曹薛胡羅陳魏蔡林
國朝若陸清獻楊文定蔡文勤亦庶幾焉檀弓曰事師

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以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等也非斯師也曷足以當之學者幸遇之而不知委己以從事豈非不明而大可怪歟若夫有志於道而不遇斯師則惟天地古人是師矣且郯襄萇老之倫一才一藝罔非道之所散見亦學吾夫子之克集衆益而已矣至若流俗舉業之師無時無處不有於受業解惑之小者尙戛戛乎難之其承譌襲舛苟循故事者於巫醫藥師百工殆亦無以遠過然亦不可不謂之師也獨其傳道之名則難於忝竊耳其主一無適論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句轉相解釋朱

子合而言之也程子又謂不拘思慮與應事者皆要求一朱子謂主一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於他其義灼然明矣今四書明辨錄乃云一字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則設有數事於此皆是天理心方主於此事亦無妨遽適於彼事乎將意緒紛紜主宰無定何能照察事之條理曲折而合於理乎其爲害於敬事之實功者甚矣蓋雖數事並至亦必權其緩急輕重急者重者在所先緩者輕者在所後應畢一事又及一事身在於此心亦在此時時照察然後所應各中其節

可云此皆天理而雜然亂應哉本文明曰敬事則其敬亦就道國之事見之耳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承祀之時其心洞洞屬屬惟主乎祀之一事而無適於戎及卽戎之時其心戰戰兢兢惟主乎戎之一事而無適於祀斯爲主一無適耳至細論之則盟時心一於盟薦時心一於薦謀時心一於謀戰時心一於戰無非主一也若夫存理遏欲乃平時分別確守何待至臨事始云爾也道國之事皆天理所不容已非私欲所可言若主於好貨色卽一定好貨色乃桀紂驕奢之流放僻邪侈之事烏足以擬道國哉陽明傳習錄好色則心在好色上

好貨則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此說蓋承襲其意是卽陽明之徒也其學顏子所學論曰自孟子以後有記誦詞章之學有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有小人儒之學有爲君子儒而誤者之學學者不先定其所從茫然自命爲學譬如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耶此周子所以教人學顏子之所學也夫顏子所學以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示之的矣學者誠如是而學焉則不失爲眞儒而可以希賢矣如是又進而不已焉且可以希聖而希天也豈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乎然學者誠欲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果將何以施其功耶夫子之教

顏子也曰克己復禮顏子述夫子之教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其所以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者也則學顏子者可知已蓋博文即大學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復即誠意正心脩身也遡而上之格致即堯典惟精誠正脩即謂惟一也由是觀之自古聖人固無異學顏子之所學真萬世學者所當從事矣子朱子謂俗儒之學功倍小學而無用異端之學功過大學而無實豈欺我哉乃陸王二氏以扞外物爲格物致良知爲致知而謂讀書窮理爲支離則凡所謂學於古訓詢於芻蕘多識前言往行學聚問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多聞擇善多

見而識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爲贅言矣其末入異端獨其外之人倫在耳此爲君子儒而誤者也若夫小人之儒貌聖賢之貌言聖賢之言而制行則相反焉依託朱子則詆陸王依託陸王則詆朱子及聲聞既馳富貴既得棄其所依託如土龍芻狗焉嗚呼此無忌憚之尤者也皆由不知學顏子之所學也卒後門人墨卿伊先生刻其集於揚州墨卿先生諱秉綬進士歷官揚州太守其受學於陰先生也陰先生舉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以示之以爲要在慎獨又送其會試序曰學所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在於主敬窮理以致其中和

焉方其靜也事物未接寂然不動無偏無倚而知覺不昧五性渾然三才萬物之理莫不畢備則爲有以致其中矣及其動也思慮始萌七情乍發應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見乎視聽言貌衣食居遊之際臨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間莫不一一中其節而無稍紊焉則爲有以致其和矣然而此非因循荏苒所可幾也必常戒懼愼獨無事則心存於中有事則心存於事暇則精研乎經史子集疑則質問於師友仁賢其切於身心家國者愼思明辨而無纖芥之淆克已力行而無毫毛之僞然後中和可致也其用力之方則子朱子答林

伯和陳師德書揭其樞要矣伊先生謹守師訓卒爲君
子儒爲良二千石所至士民愛之書其惠政祠而祀之

昆明錢先生

先生諱澧字東注號南園由翰林轉御史歷官通政司副使降主事復授御史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先生謹守其教曰古人立品從愼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而已生平正直之學端本於此是以居心至實植身至峻執事至敬與人至忠而兩入諫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且言無不實皆關

國家大紀綱大法度於甘肅冒賑叅畢沅之瞻徇迴護

山東虧空參國泰之廢弛貪婪均得
旨查辦奪級治罪有差後因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
公等不和辦事不在一處先生疏請復軍機處舊規曰
臣伏覩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肅
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即各司咨事
畫稿亦得有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覩
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
珅或入止於

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入止於
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
南書房尚書董誥同之尚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
日僅蒙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
處而事過輒起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未免趨走多歧以
我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
德懷刑浹於肌髓決不致因此遂啟角立朋黨之萌然
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澳未嘗纎芥有他由

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

內右門之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事須先一兩刻預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蹔止不應

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入

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

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杜漸宜早至
南書房以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件既畢之後入未為遲何必於未
辨色之先遽入致諸弗便若
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
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
勅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
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
如意門外南順牆東向之廬王杰董誥止於

南書房之處並請

勅飭改正謹奏由是有稽查軍機之

命先生督學湖南六年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載如一日雖非身受拔植而彼稱此頌不解其何以然蓋愛人之誠愈久愈見是以沒世不忘也其續刻湖南試牘序曰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即漸退謂止於斯而遂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木然自萌芽而尋丈而參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者有稟受獨正至千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則日見增高繼長遂量之既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

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大抵然也惟松柏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但不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金石膏液之淪注精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人世不一惟不止之效也使者始來受任視諸技藝固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文根極一理厭服衆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擿瑕發垢俾知自藥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以諸生爲既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當有不止如是者庶幾高視古人眞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歲試過

半時事也已而畢歲試舉科試觀諸生之能者不過唯之與阿其不然者即前蛟螭而後蝹蚓深爲諸生病尤自病區區德如越雞不能稍擴啄菢之力負

聖主委任靡厚祿而爲身家肥也未幾拜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技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砥礪日邁月征歲試且又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且如昔何也其毋乃以是爲可止耳夫古人不作久矣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炯炯與元精相貫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耶方鞭心策力之時所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

生不過至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躡巳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螻蟻穴乎其中斧斤尋乎其外雖其間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供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甚足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猶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强半歸烏有在使者曾再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古人以辜大造賦畀之美與

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耶因再裒前後所錄課

試諸藝之尤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成僅僅如是而已
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爲松栢者耶其遂如凡木之
退就萎落耶噫嘻惟日望之久矣是就試牘言之而學
問之功夫又豈有異乎先生教人之意何其深歟先生
筆法高勁直逼平原與酣每有萬里騰雲之思畫馬以
贈所知流落人間至今重之如圭璧云

連城童先生

先生諱能靈字龍儔號寒泉諸生守程朱家法不踰尺寸作朱子爲學考謂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閒淺深疏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即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細微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又謂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觀其逐段加以按語分晰惟恐不明

體認惟恐不實亦可謂深思好學矣所著理學疑問已刻者四卷曰心曰性曰仁曰情其言心主人之神明謂神明之妙有三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曰神通貫幽明通遠近無所隔礙也曰神變應事接物變化不測也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變二者而已言性主性卽理謂性固是理卽須看得理之在人最爲親切方見其爲人之性也蓋人之生氣聚而生也氣之所以聚而生則理爲之也其言仁主愛之理謂只圖圖說有此仁卽有此愛有此愛卽從此仁發出此猶含糊之見必須將愛字與理字析開看如何是愛如何是理然

後合攏看要字中如何見得有理理字中如何見得有要方爲確解耳其言情主惻隱四端初喜虛齋蔡氏四端即是喜怒哀樂之說後謂以惻隱屬哀以羞惡屬怒此處猶可通融看也至論辭讓是非則失其條理矣須知孟子所謂四端者蓋謂有此理則有此端無此理必無此端端之云者其爲念最初而其發甚微也惟其最初故不大著現而微見端倪也若轉一後念便須著現而不得謂之端矣此等皆窮到極處語先生於先儒言理言工夫一字不肯放過往往舉其難明者曲折指譬而不厭其繁其有參考互驗信之於心而亦未嘗已於

辨難答長樂鄭一志曰尹氏之論敬謂中心不容一物謝氏之論敬謂常惺惺法此要皆說得透露有精神但稍費力耳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其言平正而二家之說皆涵蓋焉何也心若一時自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也且程子從整齊嚴肅說來便有把握只須將容貌言語上有形象處整頓收斂得來自然心已一也若單從心上用力而求其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便未免太勞苦拘迫而難於持久且或反致別生病痛而不自知者此不可不察也大抵朱子雅言亦是如此然此一處亦足以見程子之言甚似孔子也其

答淸流伍鶴聲云理一分殊有全體之理有一分之理有千分萬分之一之理如人物之受於天者是也天人固一理然不能無大小多寡之不同也故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也朱子蓋見之審矣或乃以爲理無盡時故天能常運其在人者則氣雖已盡而理之不盡者仍在天也薛文淸公有人受是理如器受日光之喻謂器在則光在器器除則光在光此恐見之未的也蓋器光之喻但可見理之不離乎氣處而不可向生死上論謂理不與生死爲存亡也如果器除而光仍在光則氣只是一物承受此理者而不本於理即此理

亦不足爲萬物之根柢矣羅整庵於人有生死理無聚散之說嘗反覆窮之而未得其歸此固爲從來一大疑團此處打不破則佛氏人生而性不滅王陽明顏子至今未嘗亡之說乃狂怪駭人矣今但就一分之理與全體之理大小多寡不同觀之卽可以無惑矣雖然人又疑之謂人之所受者萬分俱足何故與天地之理若是其多寡不同也不知天下之理雖毫髮之間亦自萬分具足朱子曰一卦一爻之中又自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又曰元亨利貞一歲有這四段一日有這四段卽至一息之間也有這四段由此觀之則人之萬分具足也

明矣蓋竪言之則一息亦具足橫言之則一物各具足此人之所以無歉於天地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聖人則又得其清明純厚而爲全之全者所以極其理之全量便與天地參也然與天地參處亦只是功業耳究之天地在而聖人已不復見矣安能常在不滅乎此最是明白處不容妄生疑慮也且理有橫而具足者便當就橫看之竪而具足者便當就竪看之以其分之不同也故元亨利貞四德雖生而已具然自生至死其間流行處又自當分爲四段也分爲四段則人之有生而必有死者可見皆理之爲之矣大抵人生三十以前是元

亨主事三十以後是利貞主事至於六十則甲子一週而復從元上起矣故十五以前爲元而屬仁如孺子知覺未開而生意醇氣自然可愛十五以後漸漸亨了屬禮始能入大學而教之以禮又十五年至三十以後則爲利主事而屬義此時發强剛毅無事不可爲到四十五以後則漸漸是貞主事而屬智故氣味收歛退藏而於事理則愈精於意氣則愈減不復少壯之豪舉矣六十以後或得氣之厚者則又從貞起元此時雖歷練老成而意思又覺醇厚溫柔有孺子之象而爲元爲仁焉由此又進亦只此理漸漸運行如堯舜之在當時則是

得兼人之分故其年百有二十倍於常人也氣之自少而壯而强而老死者皆一理之流行而爲元爲亨爲利貞之不同如此邵子嘗以數推之其大意亦與此同愚則就理觀之尤爲明白可見也惜前明諸公究心於此而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論也人又有於四德中獨稟一理而生者故氣質有不同處但一理之中又必具四德耳此篇推勘四德雖發前儒所未發而以年數分配言之恐天地之理未必若是其板也先生又恆言圖書易範大畧比彙其板數者居多然而工夫細密則亦有不可及者矣

閬縣孟先生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四川學政敦篤彝倫愛惜名檢謹言慎行戒欺求慊幼而好學五十以後日求寡過以進於道嘉慶年間脩儒林傳其門人上史館書曰先生之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脩身立命之門異於章句小師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踐履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又曰自甲午哀痛之後覺萬境皆空自戊戌病困之後覺萬緣皆譖今思之空空譖譖如何

可了吾事直須刻意補過努力為善乃得耳論楊龜山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為人身後文如温州陳君李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曰定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止也論明學曰明講學家宗旨最多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脩耿楚倥曰不容已唐一庵曰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

端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卽聖學亦王氏之極流弊也論湛甘泉曰甘泉講學當時以爲儒宗又享眉壽然觀其晚年序嚴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鈐山之文矣以八十歲老尙書獻媚同年宰輔至於此極哉余讀嘉靖十一年馮子仁恩上疏備指大臣邪正中言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則知當時已不免人訾議矣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言學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其嚴於辨學不苟阿如此居喪時採士喪禮戴記荀子及司馬溫公程子朱子說正閩俗喪葬之失爲喪禮輯略

二卷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輯自唐以來言葬葬爲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採先儒格言比類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與友朋弟子問答以資規誨爲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誡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誡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文詩集若干卷卒後學者祀之

山陰向先生

先生諱璿字荆山號惕齋幼敏悟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猛省曰存此則爲君子去此不將爲禽獸乎遂愁然恥爲凡民先從陽明族裔王行九講良知後得高忠憲年譜薛文清讀書錄反覆玩味內以體諸身心外以驗諸事物乃漸覺良知之說未當而居敬窮理之確不可易也自是動靜語默一以程朱爲師書其所見名志學錄其續者名志學後錄其言曰爲學大綱不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以居敬爲本貫乎知行二者之中窮理而不以敬則知必不精力行而不

以敬則行必不篤又曰心不存則氣浮動而言易發心一存則氣沈靜而言自謹存心其要矣乎又曰只是一箇懶便事事做不成須打起精神猛勇向前始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臣之道當如是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爲人之道當如是也又曰凡物皆有終始只理無終始凡物皆有邊際只理無邊際凡物皆有對待只理無對待又曰纔出一語不由乎中便是不誠言出諸口不踐諸躬便是不誠言之於前背之於後便是不誠故立誠必自脩辭始此處放過何以爲學又曰離了仁義禮智信而言性便是異端之性離了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而言道便是異端之道又曰權者聖人之妙用蓋其心體粹然無欲純然至善故於事變之來他人所萬萬不能區處者聖人獨能隨其機而應之至精至當無少差謬若未至其地而强效之則反失其所守矣後世不察多喜言之往往以聖人神明變化之道而借以爲藏私便己之術噫其弊可勝言哉又曰吾儒未嘗不言虛然特以其無私欲而言也至於天理則惟恐其不實有諸己也若異端之所爲虛無則并天理而欲虛之無之其相去正不啻千里而遙或者乃欲混而同之不亦誤歟又曰說箇理便在氣上見得理與氣離不得說

箇性便在心上見得性與心離不得又曰明善者知性之功也誠身者復性之事也又曰心得其正卽天理也不可道心卽是理亦不可道心外別有箇理又曰性不可爲故須在心上用功心有所麗故須在事上用功言事則心在其中矣言心則性在其中矣又曰窮理者自不務外務外者卽非窮理因務外而惡窮理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又曰陰陽造化乃是天地人物公共底我之一身卽此陰陽造化之凝成者耳若分人分己內外隔越便是從形骸上起見而於源頭上未嘗體認也又曰或問無聲無臭理卻是一箇無了曰所無者聲臭耳理

未嘗不實也又曰理氣不明用力於身心易入禪寂義理不明用心於事業易入功利又曰古來無關門獨坐底聖賢天下事都要理會又曰水火之切於人無人不知至於仁則皆泛然置之而不求由其不知仁之切也夫子深憫天下之人昏昏慒慒都如醉生夢死一般故特地喚醒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夫曰民則民以上不必言矣曰甚於水火則其他外物不必言矣夫子爲人之意何等緊切其柰人只不信都將此等話頭順口讀過滑口講過豈不深負夫子一片苦心耶又曰義理即是性言義理之性別乎氣質而言也氣質不是性

言氣質之性合乎氣質而言也不別乎氣質則人將卽氣以爲性矣不合乎氣質則人將離氣以求性矣又曰以理爲心之障者固昧於理以心體爲卽理者正亦昧於理者也又曰君子之和不但和於君子亦和於小人君子之不同不但不同於小人亦不同於君子小人反是又曰看來若少有怨尤心便滿腔子全是私意更說甚學問又曰必以未發時爲耳無聞目無見者是仍爲返聞內照之說所惑也蓋內照則無見返聞則無聞此正儒釋毫釐之辨故朱子力辨其非又曰人底精神須竪起來方有用方出來做得事若放倒了更做得甚事

或悠忽一生多歸咎精神不足豈其然乎試看要做事底人便臨死時他底精神猶勝人百倍又曰明道先生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是吾儒之不同於異端處異端亦言性命亦言神化然盡性至命而不本於孝弟則所謂性命者妄也窮神知化而不通於禮樂則所謂神化者幻也故下文接以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也其旨微矣又曰程子謂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孟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天告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心又曰居敬便是持志底工夫致知便是知言底工夫力行便是養氣底工夫又曰

胡敬齋謂朱子調息箴不當作若以此存心害道甚矣愚意此或朱子初年所作其後有一條云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爲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纔養氣心便在氣上却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爲不可也觀此則朱子調息箴其後亦當不以爲然矣又曰心若不鑽入書裏去書中道理不出書若不反到身上來身上道理亦不出又曰凡書中所載之道理皆吾固有之物也便須向身上去尋書中所載之工夫皆吾當爲之事也便須從身上去做又曰心與理本不相離而妙合之者知也故學問須從致知入若不明理只要

存心卻存得箇不分曉底心事至便不能應所以儒者之學必從窮理入又曰明德所以就心言而不直指為性者蓋指為性則經文兩明字都講不去也何也夫性即理也固難以昏明言且性本至善惟在知之盡之而已何所用其明之耶仔細尋索愈見章句或問之精又曰這箇明德道他是心卻又本於理而言道他是性卻又主乎心而言又曰心苟不存則馳騖飛揚鹵莽滅裂安能窮乎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又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越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為學其將何以入德耶

又曰氣之寄寓於形質者有始終其流行於造化者無始終之可言也又曰向嘗謂性卽理也豈可以昏明言或以此語爲非是理未嘗無昏明也不知理之昏明仍須在心上見得若單言理則安得有昏明此須深思而自得之也又曰不務明理而但知存心便是守氣之學異端雖不止一端然其但知守氣則一也特其間又有精粗之不同耳又曰古來無自己誇張底聖賢亦無一味駁人底聖賢亦無動口駡人底聖賢近來學者其學術偏僻者固不必言亦有學術正當者却不免往往有此氣象纔有此氣象便與聖賢毫髮不相似然此等人

大抵只是聰明有資質於道理上見得不差而已原未嘗身體力行而實有諸已也故學者知見固不可少而尤以躬行爲實也又曰程子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蓋主一之謂敬纔添便不是主一也要之敬時連這敬字也著不得著箇敬字便已添了一件已不是敬矣故程子又謂以敬直內便不直也又曰事業有限而道體無窮故程子謂堯舜事業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又曰心能作主不爲事物所勝大非易事又曰與人語不可有將順之意不可有求勝之心當惟理之從又曰呻吟語有云兩箇動氣一對小人此言大可玩

味又曰朱子與楊子直書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囘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此書語語痛快可作吾輩箴銘又曰近日以經學名者往往欲於宋儒註解之外自出意見不知四書五經自程朱發明之後如日月中天後人無容置喙但被近世諸先輩竄入許多駁雜之論足以亂正學惑後人卻須一爲刪正耳然此事正亦不易若非理精義明反身而誠者不足與於此也又曰程子易序中全用太極圖說可知其平日之不

言特不欲輕言之耳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敬是兼內外底然對方外而言則敬又屬之內矣存養是貫動靜底然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又屬之靜矣此亦專言偏言之不同也蓋敬雖兼內外而義則但可以方外也存養雖貫動靜而省察則但可施之於動也義但可以方外則直內方外之分不可易矣省察但可施之於動則靜存動察之分不可易矣人於直內方外之說以其出自夫子固不敢議而靜存動察輒或非之此予之所以不得不辨也又曰敬是本體之守以敬爲心體者非也又曰有善而欲使人知則已流而

爲不善矣省之戒之又曰今早枕上思得孟子講一才字甚妙物各有才如草木底才只做得草木却不能做禽獸禽獸底才只做得禽獸却不能做人惟人之才則可以無不知無不能可以爲聖賢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不能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乃陷溺其心而不能盡其才者也是豈才之罪也哉故人之氣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無不可以知之行之及其至則一也其所以皆能至者以其同具斯才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亦爲之而已矣曰不爲也非不能也其不足與有爲者惟自暴自棄者耳旣曰自暴自棄則不可謂才之

有所不足矣人苟於一才字見得分明自不容於自謾又曰道理須是思從思而得者則與已心相浹洽若只聽他人言語雖極分明其意味似不甚相屬所以古人貴思而得之然到苦思後得他人一語提醒亦與自已思得者無異也又曰天下若無人才則事事做不得又曰今日學者通病只是不知實心爲已所以天下無學術仕者通病只是不知真心爲民所以天下無事功先生於四子書細心靜會謂於孔會思孟本意絲毫不失者惟朱註耳逐字逐句體認入微而諸儒之說則講去其非而歸於至當詳載四書記疑卒年五十

商邱郭先生

先生諱善鄰號春山篤志聖賢研精經史道本倫常學歸平實嘗曰大學之方道在明新學術經濟皆本分以內事後世學路漸荒士人薄於自待規摹制義之外不復知所學更有何事於是志趣不廣而行誼不立經義不明而世務不練求其有益於身心家國之實難矣平時教人必以孝弟忠信諷諭於道而不輕課以文詞亦雅不欲以文詞自表見也其贈葛孝廉序曰士以學品自立惟履平何實之爲貴而所遭不與焉嚴異之行矯激之爲非平也收採物情彌縫世故非實也古者取士

於鄉以孝廉名科孝爲順德之孚廉則清脩之著求眞品於至平至實惟以是爲之綱自唐以降士皆由科目發身投牒而入扃棘惟以脩辭邀一日之知所爲順德清脩者安在而世猶以孝廉爲稱名存實爽當之者豈不愧於心哉余嘗得見

御批會試卷有曰文字平實其爲人平實可知伏讀再三仰見

聖主心存當世欲得眞才以宏治功其發於衡文之際者如是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取之則必思有以用之惟平且實然後可以託心膂任封疆之寄兵以不試爲

功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
邊陲甯謐百姓庶富此平實之效也非求眞品於孝廉
中何以致之葛生六謙純厚質慤在親庭以孝謹稱於
物未嘗妄取不僞辭色以悅人從遊十餘年凡脫諸口
者可覆按也其平且實如是而文亦象之今歲秋闈竟
以是登賢書夫遇合之際非余所敢知鹿鳴杏林一發
軔之始耳然脫士籍望天衢所見所聞與諸生異繼自
今其益厲初心推不忘親之情以求無忝之義充不苟
得之念以守不貪之實出則樹功廊廟居則表儀鄉閭
蓋孝廉之道於是而盡孝廉之名亦於是而稱此眞品

之在平實中者巍科膴仕升沉顯晦各隨所遇惟不易者理難昧者心亦爲其眞者而已矣余昔嘗有見於是歲月淹久而內顧不堪誰實爲之此亦生前車鑒也遂書以爲贈其贈王生矩序曰春秋人道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聖人因魯史脩春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使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已莊周言春秋以道名分故長於治人春秋之義明則人倫之理得爲親者受讀書之福爲君者收得賢之利國與家可以久安而長治何謂讀書之福倫理明恩義洽信乎宗戚風行閭黨蓋春秋之化行於家者如是何謂得賢

之利朝廷正紀綱脩百姓富庶邊境甯謐蓋春秋之效成於國者如是是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自來設科定制悉髦士而籍之學宮於是爲父兄者各率勵其子弟學古通經以副上之求夫取士國典也訓子親恩也士子鼓篋入學諦念所以忠孝之心可以油而生矣矩賦性敦篤嗜學不已而用力於春秋甚殷己丑朔月以春秋試有司錄名第一夫春秋之義莫重於正始策名膠庠亦人生之一始也本孺慕之誠以求所生之無忝推獻芹之忱以期夙夜之匪懈庶幾躡義路踵禮門對先聖之遺經而無內顧不堪者乎昔廉希憲爲元

世祖言臣已受孔子戒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是也夫春秋孔子之戒書也矩以春秋隸諸生籍與受戒於孔子者何異綱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節義不可一日不在人心此聖人作春秋之志也矩非苟於自待者繼自今其益思春秋之義以自勵哉是爲序其迴瀾社題辭曰造物虛其中而人實之人之並生於宇宙間者皆伴侶也然其中又各有氣類之合焉善爲善偶則入其中者有所憑以自堅未入其中者亦聞其聲而思附而風聲氣俗之所近且有以垂範於㓜鞏使之耳濡目染而不自知古之君子所以慎其所與處者而深致念於離羣

索居之患爲是故也近年以來士之結社者衆矣然其交也不擇人而聚也不擇地雕章繪句希世取寵俯不誠之詞而爲飽食終日之計結社愈多而士風愈下每一念之深用疚心故嘗過不自揆思與二三同人訂爲歲時相聚之期以各講其所聞而又念講學之事名體甚重未易當也於是乎醵金若干因歲儲糧以爲將來講求經籍之費事不至駭俗而心則主於勸善庶幾古人以文會友之道凡入吾會者必在家有子弟之行讀書懷經國之志而悖德悖義富貴利達之徒不與也則有藍田呂氏鄉約之風焉刪繁縟之文而情志相孚除

虛浮之言而肝膈可通而習於威儀巧爲辭說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徒不與也則有文潞公真率會之風焉園蔬可供何必珍饈之爲美醴酒不設自有道義之醉心而干索酒食津津於齒頰之間者不與也則有澠池張先生脫粟會之意焉且會無長期而人無定額蓋善與善緣人雖多而不厭類與類會風愈行則愈廣吾同人誠能自勉於善而天下之善者雖不入吾會皆吾類也吾同人誠能自攻其惡而天下之不爲惡者皆吾類又何必其盡在吾會也則又有古君子與人爲善大道爲公之意焉昔陳太丘與荀徵君父子會潁川不過一

聚之頃耳而遂爲頳之山川添勝迹於後代今吾同人亦既有會矣庸詎知後之人不有聞風與懷而慨慕於斯者耶願與諸君共勉之其己說曰己與我皆對人而立名義則各別謂己自兼性分而言我則形體也故由己推之天地萬物皆一體自我言之膈膜之外判不相屬矣公也正也厚也寬平也和厚也皆從己之道生也偏也私也矯也吝也刻薄也巧詐也强悍也皆自我之見起也充爲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爲我之盡不足以事父母論語言君子求諸己而孟氏斷楊朱之蔽則曰楊氏爲我其旨豈不深哉又曰己與人對立之名也己

惟一人則萬有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殊必處之各得而後己之身安必處之各當而後己之責盡此至難之事亦至危之機是故善學者不徇人以爲通亦不遠人以爲高反諸己而求之忠信篤敬而已矣忠信則一無所欺篤敬則一無所苟而又密之以日省深之以自反終之以不校積久而孚則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懸殊皆吾度內也於接人之時而盡其在己是故立身之外別無涉世之方所謂求諸己者正如此亦守約施博之義也若臣子於君父無以有己者也反己之說又不足以盡之考諸經則可見其恩說曰

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蓋思者心之收而善之動機也人能於日用間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欲前而善之遷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電之決矣此務學之實而進德之基也念之念之其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外則畏師友古語曰懍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習與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

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下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以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曾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以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自警顧以效切磋於友朋云觀此數則先生之克治省察可見其大概矣所著有春秋解疏數千條又有輿觀錄先賢模範等書大抵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僅經生家言也

甯州劉先生

先生諱大紳號寄庵山東循吏也善詩能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故其言行焯焯有非人之所能及者其宰曹縣告諸生曰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祿之風既熾惟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即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猥提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

致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其上伯制軍謝書院山長書曰朱子言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求燕閒淸曠之地而不可得今五華書院萃三迤之士人延師課訓之游其中者爲學來乎爲科舉來乎其與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是亦惟郎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己之分本末兼該

內外交修以是見用於世與徒事帖括者相去霄壤也其與袁蘇亭書曰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歷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既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瑱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留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使者爲言於大吏得留三月既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

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楷三百萬紳以方收斂甦緩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顧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徑緩征矣急遴廉能吏代征之至則新糧如期完矣因議征乙巳丙午年逋欠計爲數四五萬兩有寄揚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遂以

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投劾去縣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紳以是不得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迨得請而縣之人始知之雖乞留者相踵而至無如何也甫歸而攤賠之令至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願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已草創此舉其時正旱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以在曹縣任內事同

衆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
紳斂鍰請贖得歸其後大臣有以紳上聞者
廷寄來滇送部引
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地僻事簡其
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裁得
暫攝兩月焉次年補朝城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
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幸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
紳又以病自劾弗之許許暫移署青州同知次年以武
定同知升署同知固閒曹也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
紳督捕復值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

河郡縣害又委紳查災查賑紳素無才能皆勉强任事而已後一年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留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母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游數日始別去則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懼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聽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

於紳或以紳行事增飾之轉出諸情理外皆不足據爲
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郎紳不敢欺
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觀此知先生之學之治直追古
人詩文餘事而已沒後崇祀新城名宦祠

昆陽李先生

先生諱文耕字心田號復齋進士歷官按察使生平以從義集義精義爲學服膺陸稼書張楊園兩先生嘗謂孟子以居仁由義爲尙志此士人律令法度也由居實扣在仁義上時時密勘此心果能清明廣大沖然藹然通乎天命不爲私意間隔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否所行果能正直和平秩然抑然準乎天理不爲私情阻撓可以行天下之達道否仁義須實按在居由上務使天地盎然生物之意常油油在方寸間而不屑簞豆不受萬鍾之心介然夷然眞於日用事物上發出方是傾身入

於仁義之中不徒苟於依附已也苟無此段刻苦嚴密之心道理總不在身上又謂君子無入不自得只是理順心安至其用心則全是憂勤惕厲蓋吾人自命爲士任重道遠實有不容謝之仔肩不易完之功力緝熙而後光明罔念即可作狂是安得不矢之以憂勤惕之以危厲況乎遇有險夷人多疾疢不必孤孽始知慮患操心自古賢豪無不動心忍性生於憂患此中之玉成君子者正復不少也憂勤惕厲亦何時何地而可忘者乎又謂事物之理可會於靜中不必專得自靜中也蓋學者工夫精義爲主義苟精熟則無論靜動皆油油在心

目間如知萬物之皆爲一體則欲使之各得其所者常耿耿也知萬物之不離吾性則欲使之各盡其分者常切切也譬水之能流不待流派之分而淵源自裕如木之能長不待枝葉之發而根本自深操存者不以私而淆此也涵養者不以慾而亂此也若夫旣感之餘觸於事物而罕見其理未應之前埽空心性而渾以爲靜則亦非體用一源之謂矣又謂中庸立大本行達道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聖人分上事若初學用功只是專心一志精義徙義集義深造以道期於自得至於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謂之立大本可也取之左右逢源謂之

行達道亦可也又謂孟子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驗人性之仁義禮智然不過明其固有而非外鑠至擴充以盡其才仍有待於學問苟或徒恃良知之固有而不博之於經史精之於學問思辨不惟億度之見揣摹難眞疑似之端歧出易惑且以一己之識見爲一己之範圍雖所見極大恐仍不免於坐井而觀也總之學問之道必折衷於聖人今於孔子好古敏求博文約禮之訓之外另標宗旨别立門戶得不謂之異端乎至於知行並進如目視足履是兩事而非兩候即顏子循循博約之教絲毫不敢躐等然未嘗限定幾日博文幾日

約禮必俟聰明之盡然後講求踐履也蓋隨博隨約即知即行面前便是路頭隨時不煩等待若知而不行直將聖賢緊要言語當一場閒話說過雖辯論之極其精引證之極其博亦何裨於身心性命乎以上二弊一則知不求眞一則行不求實學問之大害也去此二害學路乃正又謂異端之害汨溺人心然惟高明者多中之其餘未數數覯也至近日功利之害逼天塞地徹骨透心勿論富貴貧賤高明沉潛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趨便求益鍊成人心鑄成世界一舉足而不忘利一出言而不忘利一涉

念而不忘利其有正人君子倡爲義舉者則孑立無與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脂秣以利灌漑然後各得其欲爲我所用而隄防少疏仍恐爲所劫制其旁觀之忌者惡者譏誚之阻難之中傷之又無論已嗟嗟一舉事而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有過於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士君子生當此時苟欲正人心變風俗計惟操甄陶一世之權有甄陶一世之德激濁揚清舉直錯枉變化愧厲遲以歲年庶幾滌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髓骨漸復本心知有廉恥若在下之君子則惟自完其貞獨立不懼

謝流波於砥柱標勁草於疾風樹準立規守先待後至於觀感興起則仍聽之於世而已嗚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理人倫昭揭於日星者無古今一也民彝物則保合於造化者無盈絀分也好是懿德若性生焉顧人品爭差或相倍蓰自賢人以至庸人嗜好迥殊矣自恒人以至下流嗜好又迥殊矣乃至苟賤卑汚不齒人類下視等儕仍有過之推其由來只是好利一念中之而其後遂淪胥而靡所底也可勝嘆哉可勝嘆哉其訓諸孫日自來詮道字者莫如子朱子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數語精切周

詳確當不易今人爲學其止知作文應舉者卑陋固不足道間有求向上功夫者又以道爲元虛高妙之一物而懸揣臆度求之至當前日用事物則以爲粗迹而不屑意即有告以道在日用事物者亦復觀望游移不肯踏實向前是以徒有求道之名終無行道之實也不知道率於性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吾心者即此萬事萬物之理其大者子臣弟友範圍於當前而不可尺寸踰其切者貌言視聽附麗於當躬而不可須臾離其一切酬酢事物之理胥根天命之性而來其分之而一事一物各有至當恰好之處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其合之而

萬事萬物皆有至當恰好之處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道之範乎人者至切至密如此而今乃懸揣臆度觀望游移曰吾將以求道則是大道別有所在而當前之子臣弟友可姑任其不孝不敬不序不信而無礙也當躬之貌言視聽可姑任其不恭不從不聰不明而無傷也噫宇宙間安得有此道理不屬鬼神不察之地可以容吾之任情肆志而自如者其亦不思之甚也矣若夫真心求道者則不然道端於趨向今日志道卽是今日用功道凝於誠篤今日任道卽是今日著力當前之所接者卽當講求得其理而後動也當前之所應者卽當精

察順於理而後安也一念悠忽即是坐聽其道之離一事縱弛即屬顯判於道之外顏子得四勿之訓而曰請事斯語仲弓得敬恕之傳而曰請事斯語夫豈有所觀望等待者哉總之道在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尕子之訓甚明學者親切體之當自知其所用力而懸揣臆度觀望游移者可以廢然返矣觀此則知先生之心思嚴謹體驗精詳事事鞭辟近裏步步踐履著實是以出其所學事君則忠臨民則惠其宰鄒平冠縣清訟息爭除姦戢暴而尤盡心於教化民初呼爲李教官後呼爲李青天及守泰安沂州爲屬吏立課程謂官不勤則事

廢而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恫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本於誠無明旦對越之隱必不能凜凜於官箴其爲臬司一本勤慎不務赫赫名而察吏安民見於山左文移黔中文移者至誠至仁至周至悉發於心而根於性也先生於世道澆漓人心沉溺之際而壁立萬仞超出羣流一言一動屹若泰山萬事萬理渾然太極規模氣象有令人想像於不容己者矣著有壽闇過齋全集歿後崇祀鄉賢山左舉名宦

侯官謝先生

先生諱金鑾字退谷舉人官教諭忠信篤敬身體力行平時教人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而力除空虛自守偏執冥行之弊其復鄭六亭書曰夏間接誦來函備承教益中秋復接手教謙沖之懷溢於言表甚矣閣下之篤志於學也僕早歲蹉跎中年潦倒世事鹿鹿因循無所成就方未冠時即喜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語比長交陳恥齋先生與語脗合遂壹志於是如所謂言誠言敬言主靜言愼獨存養求放心者以爲大本在是也而竭力求之實則於古今事變日用常存之道一無所窺徒

用力於虛空之中而不自知其躐等以至顛倒瞶亂竟成心疾如是者凡十六七年終不受其實益年三十一無可如何始寬心讀書涉獵於詩書易周官禮記更數年乃大悟前此之非計其初自少年來居學齋與童子均其功課每日一本四書未嘗間斷至參以經籍久之覺有實效日用行持間自省得於四書者爲多蓋學者不志於聖賢則已苟志於聖賢未有能脫四書者論語一部此吾夫子之所以教人者在四書中尤爲切實計吾夫子生平之所以教人者一曰忠信一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

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夫子之所教者如此而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之事詎不尤重歟僕之所敬慕閣下賦質忠信殊絕於人也茲誦來札幾有必察涵言沛然若決江河之意是閣下於學問已得其大要也斯道之望將有屬矣夫學以六經爲大端孔子之所謂文也學者以四子書爲綱以六經爲輔力講求焉有得於心以之治己有術以之治人有術是之謂經術爲其可施於實用而非訓詁鈔錄者比也此孔子所謂博學於文也

國家太平日久士子力學者多康熙間士大夫喜言心性之學吾閩如李厚庵蔡梁村雷翠庭其著者也要其所執持以示後生者亦一時風氣之所趨耳然其時忠信篤學者已有如胡東樵其人乾隆間經學大盛顧其間分際亦自不同如顧復初任荆溪方望溪其所求者皆有濟於實用非明於古闇於今徒事章句訓解已也此數子者博通注疏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脩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後有作者則不然喜搜求古書以為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為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下則鄙

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抄襲舊說爲尊古以論辨折衷爲武斷學雖博以語脩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此第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則可謂經術也已僕於古經誠無所窺然苟得餘年則將卒業於四氏之書焉故凡僕之言經學當時之所棄也所以然者欲不謬於力行忠信之旨已矣閣下抱忠信之質有志於力行而以倫常爲急務夫急力行重倫常二者皆忠信之事也然而求諸孔子教人之旨則所尤重者學而所尤先者文蓋聖賢之學一倫常盡之閣下前書之言是也然倫常

之理至切至近至平至易而即至賾至隱至繁至艱不可以一時淺易之說槩諸古今亦不可以一己境遇之偏槩諸天下古今千箇萬牘聖賢千言萬語不能盡其情者凡此力行之事即凡此倫常之事也故以倫常之故而有力行以力行之故而有學問博學於文者所以致其知以爲力行者也夫知者明於目也行者健於足也未有目無見而足能行者自古言學亦未有以行先於知者一部大學功夫致知格物已居其大半誠意爲生死關頭然意之不誠咎在知之未致其門逕昭然矣然其道至廣而博故貴實而不貴浮貴切而不貴泛僕

語
本朝經術必以顧胡任方四子爲先者意在斯已大約
士凡不善讀書不事講求而空言力行空言倫紀空言
心性與夫存誠愼獨主靜存養者不墮於空虛自守則
必偏執冥行語此失彼有體無用否則泛枝濫葉揚粃
簸糠或者等身著作鉛槧四馳或者寸解戔戔孤燈自
守凡玆所事雖一生辛勤皆不足以入聖人之道何以
驗之觀於其行則弗信試之實用則茫然也吾輩向學
已晚讀書已遲僕所願與閣下共謀讀書之法者意在
以四子書爲宗不以四子書爲作文之具而以爲倫常

日用所資切實以求則廣之自通六經約之無非實行稱此以往則近之可爲文行兼修之儒漸而積之必有體用合一之日此聖賢之正軌也若日吾但以實行倫常爲要經學文學皆不足恃則所謂倫常日用者别有簡易之一途而六經不必存也豈理也哉與閣下交已十餘年中間多以世故文字相往復未有一日之暇從容論學者茲以來書語及故陳其崖略唯高明有以教之其再復鄭六亭書日曩者僕以來教有經術之言謬爲論說而獨有取於顧胡任方四家者蓋以四子之於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抄錄者也然讀書

之法又有當言者古來書惟易詩書爲孔子所手定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數者爲極純粹耳自後諸儒著述則不能無偏弊之處卜子夏左邱明親受業於孔子其言尙有疵謬況其下者乎任荆溪之學易也苦志力求至於血氣散亂神思喪失昏不知人七日乃蘇此足見其由探索而有獲而少脫然自得之趣者也又此公生平讀書必欲融會衆家無所遺棄故洗心首卷圖說太繁而五十學易之解不無牽强此其所偏也若其卦爻註說獨能徵求象數使學者知聖人之立言字字有所根据而窮極事變無一不切於倫常日用此其所以爲

難也昔程傳以理訓易朱子歸諸卜筮其旨尤該然易之爲書原本象數者也善說易者必當不離於象數借乎古書淪亡難於引据任氏所徵皆不失其正大足爲本義之助故僕謂學易者必有取乎此也讀洗心者於其首卷圖說且姑置之必言圖說則又當讀胡東樵易圖明辨勝於任氏多矣至於禮記一書雜取羣儒之著述各有篇段任氏以朱子有大學章句遂取禮記而竄易編次之甚至郊特牲一篇全逸題名散附於他段責以變亂古經之咎復何辭焉但任氏之意實師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自爲成書彙分簡帙使脩己力行之君子

易於貫通焉至其解義則穿穴注疏自悟指歸上契前聖之心源所謂天理爛熟者豈依門傍戶者所可比哉學者觀其梳剔之明而得其會通之妙則亂絲之治條理井然還考原文昭然自在豈以任氏而棄古本哉春秋所以正倫常也左氏記其事實其功大矣至其義例則三傳皆私已見胡氏又從而強辨之數千年來夫子本經不明於世至今日而意理始可求也顧氏之功豈少哉胡東樵禹貢與梅定九天文並稱絕學今與顧氏地理表合而讀之中原扼要形勢了然於胸豈非致用之一大端與方望溪之釋周官輒謂王莽劉歆有所增

寘疑其所可疑而悟其所難悟微靈皋孰能之四君子
之讀經皆聖人致知格物之法大有功於倫常者也夫
讀書之益人也如五穀三牲之致其養焉然五穀有芒
殼而三牲有皮毛善食者飽焉而氣體以充精力以富
芒殼皮毛不知其所以棄也任氏周易之病僅在圖說
序言今揭其所短而攻之而棄其所長是猶見皮毛而
惡三牲指芒殼而訾五穀也要之近世君子多言經學
其能讀四君子之書者少矣閣下以忠信爲本以倫常
日用爲重能不致力於是哉前書緐蕪而意有未盡故
復陳之其作退谷自警文曰退谷嘗讀易之繫辭矣其

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異哉以聖人之德如彼而其所以自處者如此故夫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故康節先生稱老子得易之體張子房得易之用雖其言之駁而其旨可思矣要惟上達之事小子未之敢測則且痛自刻責書以自警也曰天下之理進常不足而退常有餘故進而見者不如退而藏進而言者不如退而默進而求諸人不如退而求諸己汝能見人之善胡不退而自脩汝能見人之惡胡不退而自省汝有誨人之言不如退而自誨

汝有責人之事不如退而自責愛人不親汝則退而反其所愛治人不治汝則退而反其所治忿懥未可任汝盍退以平其氣是非未可定汝曷退以思其詳汝行旣疏惟退可以寡悔汝言旣易惟退可以寡尤汝自見其長盍退而察焉曰其實有之耶其益求所進也汝自悔其罪盍退而念焉曰其勿忘矣其奚以再蹈也吁嗟乎喜好歡忻惟退則見其所弊功名富貴惟退則見其無聊責有所歸汝速退以自量道莫吾知汝姑退以自娛且夫虛而能容者莫若谷深而難測者谷也響而斯應者谷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其賢之所處乎先生之學

處處鞭辟近裏而出謀發慮動徹機宜仁全義備壞者使之復完墜者使之復振職雖司鐸而地方有事當道倚之贊舍賴之即衆庶亦未嘗不感而服從之德盛道通所謂動人以誠制事以義者其先生之謂乎所著有蛤仔難紀略泉漳治法及文集

河內夏先生

先生諱錫疇字用九號西墅逸民舉人約言躬行以居敬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要接物以恕持己以誠不襲口吻不蹈空虛晝爲宵得得則書之其言曰理本至易至簡艱深煩碎者失之又曰致知是學問入頭處朱子每出示人如中庸君子而時中章句補云君子知其在我至孟子知言集註補出盡心知性皆朱子喫緊爲人處他如此類甚多又曰窮理須見得徹底務到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得第三著第二著便休若知到十分便事事占第一義做更不落第二義了又曰格物是

大學一頭這箇到徹底處下面工夫只要心肯意肯做將去如作宮室相似格物是將他許多木料零星湊得完備了下手做時只要一一都能檢點照管得又曰學者格物第一段義理不知性善則不知我之可以爲聖賢而明德之志懈矣不知性善則不知人之可以爲聖賢而新民之業不講矣又曰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先儒謂主一一字是誠意玉鑰匙謂存養如主人省察如奴僕數語最善名狀亦是做過工夫後纔能說得如此分明親切然數語中竊嘗妄易一語曰愼獨是誠意玉鑰匙又曰大學以格物爲始以絜矩爲

終格物即所以求此矩也又曰大學章句云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予最愛此二語惟朱子纔能說這般透頂的話亦是朱子生平見到最得意語故四書多作如此說又曰朱子補格物傳說得道理雪亮眞是武然分明包括多少義疏省費多少詮解雖曾子子思爲之恐無以過此之明確也但文字古今不同耳後儒紛紛訾議皆不知而強言者也又曰近日陸清獻諸公謂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是原本末必盡合正已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此言可破學者二三之見又曰性字自朱子纔訓得盡今

中庸篇首節性字註是也漢唐諸儒那得有此訓詁來又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其說亦未爲全非但說得忒煞重了便有弊一切權詐權術狂妄之論皆足以託之故程子深闢其說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又曰朱子論語集註錄尹氏之言於篇終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此言最足警發學者幾如大呼寐者而使之醒矣學者皓首讀聖人之書聞尹氏之言而亦頑然無所稍寤焉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又曰程子之言朱子重加訂正覺字字親切有味無一閒放語凡四書之所錄

者無不純粹以精而至當不易矣又曰聖賢只是於天理之當然處認得明白更無一毫拕泥帶水程朱所以有功於聖門者只爲於此等處認得分明儘力發揮出來一部四書不可不看他喫緊處也又曰常惺惺法最妙不如此便只終日昏睡了須是喚他醒來又曰動靜工夫要做成一片今只靜中如此被外事一頭撞破或有人一聲叫破便陡然放出來前後截斷只管動去沒收煞意思都消散了此病打疊不下更有甚話說魯齋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已到此境界甚難又曰朱子云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程子所謂

動亦定靜亦定內亦定外亦定也如此纔做得工夫貫徹然求其所以能如此者只要理會箇敬字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存養盡頭處故曰自戒懼而約之云云慎獨是省察入頭處故曰自謹獨而精之云云又曰涵養要深省察要密然涵養深而後省察密涵養深而省察又不可不密也朱子於中庸尊德性節指示最為詳切又曰周子之言主靜不如程子之言主敬也主敬無弊主靜便有弊然其自注云無欲故靜則亦與禪門釋子之所謂靜者異矣又曰止字意理最精妙能止便萬物各得其所然離箇敬字不得又曰聖人不說主靜

只說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便無病又曰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曰見是眞覺悟瞞不得些子曰自訟是眞愧悔恕不得些子有此眞識力纔能起死回生不致因循耽悞一世了事又曰子絕四朱子云絕無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來道箇無字已是賸了此是聖人心體上事直是赤骨立無一些子繫累若顏子克已便說不得箇絕字了這箇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要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言克已也又曰某嘗說而今人都有箇藏賊法這箇賊常伏在心中自暗暗使用他卻不肯教他出現安置

到背裏百般去遮護他不令人知得我們如今要做君子來除先殺了這箇賊又曰君子愼獨有二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此務其得於已也小人緣飾行詭欺誑末俗僥倖名譽作慝於屋漏之下養惡於幽暗之中終於敗露身名俱喪竟何益乎此懲其失於人也學者較於二者之間可以知所省矣又曰遇不如意事須恬靜忍耐以處之若有一毫怨尤之意便生許多躁擾不惟累心亦且累事又曰言僞則多沮行僞則多敗吾人言行之際妻子見之奴僕見之鄉黨望之朋友責之而欲以飾

已而欺人也得乎又曰魏莊渠曰自欺病徵極重爲鬼爲蜮以此爲獸爲禽以此又學者只因誠意一關難透故包羞忍恥一生此數語大有省發予每誦其語未嘗不懍然也又曰王梅溪曰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此言殊有味在予尤爲對症之藥又曰醉古堂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此知道者之言又曰僞行僞語僞意去盡纔成眞君子僞不必外面假托襲取只有一毫裝點便是作僞又曰人與天地一也只爲有已便與天地不相似能克去則渾然與萬物一體矣又曰讀

書只一心在書上即此便是敬便是存心工夫如此纔能曉得書中義理吾每讀書時常覺有數人在胸中橫衝直撞讀了後只如沒讀時一般此由許多閒意爲祟須是剛刀殺退他始得又曰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湛然之體此言可發深省若爲此萬起萬滅之私纏繞了一生汨沒了一生將何時過得人鬼關也先生之學鞭辟近裏固如此晚年邃於易誦覽一室顏以邵窩學者又稱邵窩先生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强學錄日省格所輯有强識錄課子隨筆强恕堂家範自警編邵窩偶存邵窩筆

錄邵甯私鈔綱目撮要家禮儀節總要砭俗碎言四書
爲學指南所評定有律歷星紀地理圖誌儀禮圖誌左
傳史漢通鑑綱目諸書

錢塘戚先生

先生諱人鏡字仲蘭號蓉臺翰林官至洗馬生而誠篤四歲失怙儼如成人奉母夫人教卓然樹立不與流俗爲低昂而和順積中孝愛深至推之忠君信友皆是物也其明鑑告成疏曰洪維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
聖相承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一書皆申明乎治忽之原邪正之辨天命人心繫屬之故而於有明三百年尤諄

諄致意予尊昭然
皇上敬承
心法典學高深
御製讀通鑑紀事本末詩百篇之中於前明得二十三
首所以寓興觀之義彰筆削之公垂法戒而示來茲者
固燦如日星矣迺
聖心乾惕猶懍厥鑒不遠之思
特命館臣倣宋范祖禹唐鑑一書纂輯明鑒二十四卷
以備
乙覽其中去取褒貶咸仰

膺裁臣恭誦之下往復尋繹凛然於君臣一德之所由昌上下睽否之所由亡竊惟明祖以一旅起滁陽轉戰十有五年而成帝業尊禮耆儒勤恤民隱開言路以達下情禁內臣而無預朝政其於求才輔治之道不可謂不切而於杜漸防微之意亦不可謂不深然自永樂以後仁宣繼治方底乂安孝宗淸明克持恭儉其他治日少而亂日多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何哉則以朝無紀綱賞罰之權不出於上是非倒置賢不肖混淆而用人失其道也昔范祖禹有言曰治未嘗不由君子亂未嘗不由小人又曰天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

用於時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夫明之君子非不衆也聰明正直之資亦時輩出也然而奸佞弄權貂璫竊柄當時人主絶不悟其用人之失蓋邪巧之伺主也密密則罔識其奸君子之事君也忠忠則自忘其戇戇固難容况有宵小爲之潛煽其毒而驅之平驅之不已則且摧折之戮辱之如前明之黨禍亦已烈矣臣嘗推原其故而知君子小人之消長未始不本於君心之好惡武宗好逸樂則僉壬以佚遊導矣嘉靖好

齋醮則閹臣以青詞進矣神宗好財利則中官以礦稅興矣外此土木甲兵之事聲色狗馬之娛小人類迎其意之所向以竊權寵於不及覺至莊烈手剪逆奄刻厲圖治不可謂非無欲之主然時事孔亟猜疑愈甚痛懲羣臣之黨十有七年之間至易五十餘相而溫體仁以陽爲孤立陰肆排擠獨相八年當時雖有公輔之器忠直之士封疆戮力之臣卒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蓋不明理之是非不察人之邪正而徒欲力矯其弊小人未有不乘間而入者也大學言好惡公私之别始於慎獨終於絜矩而於平天下一章尤兢兢於用人之得失歷觀

廢興成敗莫不由斯千古以來事同一轍伏惟我

朝謨烈昭垂震今鑠古凡前代諸粃無不掃除而更張

之

皇上於用人行政賞善罰惡一本至公皆由

聖學日深則

治功日懋臣才識庸愚幸得仰窺

緒論竊於一辭莫贊之中謹獻千慮一得之義不識有

當與否伏乞

訓示其其與友人論士習書曰承諭所聞士習甚壞未信

其然而陋則誠有之鏡竊以爲士習之陋固其常耳然

不可不思其所由來當今讀書者豈眞有爲聖賢辨義利之見入於其心者哉又豈眞有窮經致用守已治人之學修於其素者哉彼其父兄師友之相傳上之不過趨時尚釣弋科名此爲極有志者也其次冀得一衿以奔走餬口耳最其下者逐蠅頭之微罔顧廉耻利害舞弊犯法無所不至事雖差等所別者智愚原其本心之所發則固不甚相遠也人即無良其仰事俯育資生之計亦必不能盡忘苦寒之士其處境也嗇其取利也艱其見聞愈隘其識趣愈卑則陋固其宜也又習見乎爲之上者其所養者豐其所憑者厚其得以假借而取途

者甚寬然而沾沾然爲利之心則固與之末始有異也夫以不教之士處甚啇之境守之以淺見寡聞之心堅之以耳濡目染之習迫之以資生之策而以入於豐厚者之目則亦安往而不形其陋者哉鏡𥨸謂方今之士不矜惜之誘導之而但深鄙之痛懲之是眞所謂不教而誅者也滇中風氣素稱淳厚爲士者大率家貧而質魯貧則多艱澀之態魯則少修飾之文鏡𥨸謂易形其陋者正其本色譬之鄉愚之民不若城市之智巧然而其賦性厚本眞未漓導之而至於善轉易爲力千百之中有一二篤信好學者所成就者必大爲宗師者果無

厭棄之心示之以躬行申之以明訓而又去其所苦累於案臨相接時不憚反覆開導考試後相質之美者奬其文辭誘勖其學業擴充其志趣勵其操修使之於義利路上漸見分曉其有爲非好訟者於可傳喚之處隨時面加訓斥委曲詳明務使其悔悟貼服而後已其不能改者然後照例懲辦平素見聞其行之優劣者隨時記載於考試高下畧示勸懲再於發落之時反覆申明賢者進之不肖者戒之亦未忍遽絕也如此雖士之愚昧未必即能興感而宗師之職之心固當如是也況誠能動物登高而呼百人之中豈必無一二應者乎弟前

奉

命使黔官吏之相見者大率亦言士習之陋前之歷任文宗亦皆有鄙夷不屑之語惟鎮遠太守廸謂余曰邊省士子儘有佳者大人總不可存厭棄之心則培養者大矣余深歎服其言惜弟才鈍又爲時甚暫未能有所設施吾兄才識明敏遠過於弟性眞流露必能動人大抵宗師之於士令不可以不肅而情不可以不親令肅則人不狎而陷於非情親則心無厭倦能曲得其艱苦並悉其淺深受病之由而教誨之言亦易入於其心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吏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辱承下

問故敢以意見之所素信者爲對不識仁兄以爲何如
先生成已成人之學亦可以槪見矣其督學黔陽也講
明義利示以體用刋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莅任
僅數月而士人思之生平寢饋於稼書楊園兩先生之
書涵養純熟識量廣遠無涯涘無圭角而見之者起敬
起畏雖頑必順雖侮必肅若有莫之致而致者識與不
識皆稱爲有道之氣象有用之偉人焉惜其年不永而
徒令人想像而已也